

928

1

25

後村先生大全集



余出守宜...
萬影...
自...
此...
精...
此...
凡...
...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題跋

傅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石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絕
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贄追余問其姓名南城傅生
自得也殘雪淖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恠生求余之急
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靳余商
榷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絕奇其人又奇
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謬笑以為狂人戶外無屢
几案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

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為文文不能皆奇由俗學室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奇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奇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何也曰非惡夫奇也惡夫迂也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遠而去淡泊枯槁常近也生其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之風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為之汝伯不死矣

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

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讐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得也雖即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他文皆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柏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楊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

南宮以八陣圖為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
萬古無同案之士用之擢上第補之汜不偶詩雖工
有命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

呂炎樂府

樂府李賀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
過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姑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
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
乎使賀集不遭投溷之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
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一
字近傍焉因止不復為建陽呂君炎示余樂府三

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多余之
駭已如此若斂縮使之少其駭余特未已也君尚勉
之

安溪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下
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
之豈差募君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宰建陽
境內都九十七耆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它不能皆
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
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

鈎攷隱匿參酌律令定其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為之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役如此為官吏者可以自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往往有踵縣門求給米記者詰之曰何前傲而後順耶則巽謝曰自明府下車吾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檢驗無大費也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焉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雖竊自喜然汔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為義役亦復自愧安溪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一歲限滿而貲破矣故安溪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義役法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栗始

創義規十八都十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以田從而助穀者四千斛民爭受獄訟源永息惻隱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子可謂賢也已初侍郎公赴鎮余為言明府佳士有志於為善者然猶未知其材敏如是蓋余三年不克為者明府年歲之頃談笑為之其可敬也夫抑亦可愧也夫

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為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今之為詩者尚語而德夫尚志尚巧而德夫尚拙矣德夫之論攷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

可謂善為詩而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余願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盤匱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甚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幾類神鬼所為此其所以為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剥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與清廟鐘鼓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它日必為大作者而不為小家數矣時父余表弟也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於福唐於臨安於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

仕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間宜各有以康窮之而蘇困阨者今通夕參語乃是一段冷淡生活然則予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司令趙侯席旗裳鐘鼎之銘而自牧如宴人子示余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

際謙謙不敢當及其遷徙流落於君親之義惓惓不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為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救民於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為古者不以一眚廢士侯方盛年它日秉旄授鉞先謀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

世為將可也何三代之忌哉新善可記則前誣不必辨矣

董明府叔宏溪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庫濕沙礫艸林聚焉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為後村余少時欲疏鑿其庫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高者為書堂復齋陳公為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為書後村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官不遂至端平丙申始地合余遂於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表

守心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前坐論事斥歸不能擇
一椽施一鏤北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二陳公
墓木已拱余亦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
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視之猶盆池馬廐耳而余周
旋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
園囿池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府董君叔宏示余溪庄
圖詠凡余心所欲為而不能為者皆在明府圖詠中
矣力足以充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
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
於兩侍郎親筆之後

唐察院文集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
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
是素守可改也蔡嶽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
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
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怵世故
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
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
單辭隻字粗言細語備焉它人局鐫覆藏不可示子
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

賦詠日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於御史自吳尉至為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為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

之疑及復論辯象數千言及其為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偽出入條令罵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粗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陵夷閱舊牘之時唐公漕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競之日舊牘且閱況生事乎使者不能脅况豪右乎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宜雅道也卷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貨鬻母共業湏同藉人僉圖乃成券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諱覽之喟然歎曰仕者當寫一通置之於座右

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南
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泉
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
亦已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
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真
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真介之但
為諸侯客是數君子偕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
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粘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
丞相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天下至今悲其

壯志今狄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為次
邊介之既謀元帥軍士當合故楚之奇材劍客被髮
纓冠而圖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為鄉井顧方築
堂聚徒誦學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閒
暇內有規畫人所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妨於翰
墨耶國家之待介之雖不及种常二處士然比邵蘇
蓋優之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勉它日功成需人作
凱歌露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說曰諸老集

略者綱目常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為全書既成以受湯中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協力鉅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選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校也

趙明翁詩藁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蓋自擇其生平警句行於世嘉熙戊戌余嘗為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於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大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

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祐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遞沉浮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掃自無塵鋤草就平眠草地芟松勿損挂猿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料斗雪明碧嶂過春鉏殆天然着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歸其詩愈奇余銜使指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閒忙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葡萄浮

大白肯將容易博涼州歎其高標卓識為之爽然自
失嗟夫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
矣會當幾丹悃於公朝返初服於後村漂淪塵襟袖
發滯思庶幾有以答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

聖旨跋語代西山作

恭惟

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

條奏

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以

助廩稍後不復賜顯責之令民力殫而根本不暇恤
吏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室俸為之也臣愚謹上其
事尚書請復歲賜以紓泉民詔與其半其年上始親

政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
聚莫不歡呼抃舞稽首北闕祝聖人壽又以知始
刑不予柄臣之為今應如魯英主之斷甚盛舉也自
頃外郎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旁人積議者病之或
以為濫矣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男
替其盛也昔也美其均而替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
其多乎夫廩祿供億有司之小費本支蕃衍國家之
大慶陛下處明洞照必有見於此矣臣叨恩假手敬
刻聖旨於石以示萬世

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凡人矯飾於外無所不至惟閨門親族之間可以觀
真情焉昔陶威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為吏以官物
餉吾非惟不益反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遣一力助
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
送其族子雱都明府詩始於律已終於愛民可謂賢
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勿至失墜可謂佳子弟矣
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
字敵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往為盛名所壓望風
屈膝爾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真可敵者

耶孟子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竊意服
君之才氣亦然

陳教授杜詩補註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
恨矣然一說孤行百家盡掃則世俗隨聲接響之過
善觀書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註單
字半句必穿穴其所本又善原杜詩之意趙註未善
不苟同矣舊註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之意或一時
感觸或信筆漫興世代既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
字字引出處句句箋意義殆類圖象因而雕虛空矣

子謂果欲律以經典我以義理雖杜語意未安亦盡
商確况趙氏禹錫勉之母為萬丈光燄所眩也

贈楊醫

醫以多愈疾為良所愈尤多為尤良扁鵲傳僅載三
事太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事中
有立愈者焉有尅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
皆神人止為治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
未之信也楊生自長溪來甫無醫以生為良病家
爭遣輿馬輦錢帛迎致生不以醫道之行為喜而已
未聞長者之教為恨余空空無以教生願生益修方

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技者採焉雖然
前語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技高為秦太醫令李
醢所殺倉公或不為人治病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
少女緹縈拔免華佗特能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
名盛而禍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
欲為生痛下一劑余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為一生
雙然起拜曰敬受教

何伸詩

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老兵王述
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尔胡毋輔之

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
兵而佳士而不加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
則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耶嘉熙戊戌中秋書付其
子謙

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料氣習不
盡惟艾軒誌銘極精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
陳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秦巖仲家巖仲
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趙公綱摘藁

尤溪二趙一出一處處者避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琴
張曾哲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下思少
遠之所愧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阜為福清主
簿示余家集其言曠達而切情閑淡而詣理縱不踰
矩者也戲不為虐者也自惜明士鮮不為詩酒所浣
劉阮敗德嵇謝灾身禮法之士或羞稱之君獨為復
齋陳公所許豈非觴詠君之寓言而名教君之實踐
歟君既没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苦有二君之風
方寔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平半山語也樂府

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斷成數十百首激昂踴厲流出胸臆亦可謂之快士矣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于籍云業文三十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出心肝以思苦而傳也君他日益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如半山所云則此編目以別集可也

方寔孫詠史詩

方君寔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寔尤闡余

目昏苦君字小不能徧閱信手開一葉見其詠卓氏之什而有感焉蓋又君之存也王孫大怒及見其婿乘駟馬高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為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天使邀不韜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捷鳴呼奔而為后猶得罪於父如此況若又君之瑣瑣哉學者以此持身必為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為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義為準的則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切可誦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蘄而小之乃喜

南溪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
其遊於門延於塾者亦皆一時之選南溪先生其人
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咨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
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事時變門下客類掃迹避禍
惟先生慷慨悲憤往往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
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某先友林井伯亦
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
慶歷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為給事公徧歷臺
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示某曰
吾先人之作也某授歸熟讀竊以為先生詩兼衆體

歌行布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如曲卒章致意於烏孫
二公主先生姬後宮嬪實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
滂傳借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
若質而綺秋花云拖香不盈懷餐英淡無味又云向
來紅與紫隨流去如雲雖有故枝在花落何紛紛幽
閒微婉有無窮之味殆先生自況也唐律屬辭如諧
樂用事如破的一字不可易置其體清音堂云賦詩
纔刻畫語墜渺茫間前輩謂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
妙云尔先生有焉某聞先生所著不一書方將從給
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領解印之期甚迫傳業

之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先生名簡字某番禺人井伯丈名成季莆人艾軒猶子

李監簿墓誌用之之父

真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其書略他美惜公之言未行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後之有後左氏錄孤突之教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參議樞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聞余見其稿視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退于是文忠之言始驗迄嘉熙中余與友人方德潤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邸吏所傳臺中章奏其

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余二人輒能辨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忠之言益驗夫江從蟠冢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為父文忠為師淵源所漸遠矣

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譁後禍叵測道遇某尚書被召謁之其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涂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游萬無連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洞齋

乃於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子弟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翕翕趨附方以格領縣令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它師洞齋顧收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愧矣

西山與邱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致之邱府君可謂長者矣雙薦又能廣乃祖之陰陽寶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臞軒題後八年甲辰冬至日

林氏瑞雲山圖

噓而施雲之常也慶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

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為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於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焉斷其土得薌山焉余見其繪事質于里人而信識者以為林氏稱興之符自君伯助祖舍人忤蔡太師不大用祖刪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興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頗挫場屋挾策於今樞密趙公於淮相公喜而客之遷事少寧公自西府還寓里追服親喪君亦歸寔之母余以知君賓主皆忠孝人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克遂其情者有奪于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溫嶠秋仁傑之流千載

而下莫滿此愧況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
以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
孝之邱墓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林君其勉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題跋

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
絕句亦如之今鋟行于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
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
曰羣曰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
百年間冥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
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
乎在蓋詩之傳傳以工不傳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

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於世余謂實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于此篇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馬卷中諸帖皆皆常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

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誦命下祖昔人憾萊子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礮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楊揮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建陽馬楫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于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
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尔乃託菊水
以自神冀王之評萬古不磨烏馬非廣之辱菊之
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
禹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語嗚呼
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得百種各為之
詠其嗜好清絕可喜君未為人爵而縻林下趣專獲
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它日官達將為伯使乎抑
為韓為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菊是辱乎君其
謹之勿使菊有遺憾亦幸

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書猶帶新除者
惟一二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
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
舍人駟命詞中云罔或弗良于言則有無彊之恤寓
訓誡之意焉其人勃然謂其挾命令以箱制臺諫當
時以鄧公為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然
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
此舉真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
詔去艾軒去它舍人遂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于

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為之慨然巖仲艾軒之外孫也它日勉旃

朱文公與陳丞相書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胸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

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送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

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
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平易務使人易
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
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
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
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
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
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烏乎辱無得烏乎喪此其

所以為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
為執政為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
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
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姿尤近道自少至
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末論其詩
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況讀之終卷寄妙指于篇中
寓高情于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遷居里中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
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

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陽後謂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夫豈必尚寄率更籀下也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奕過其師太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興廉不興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于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克副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跖則流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貴重局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事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之語一不幸為憂請益于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曰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

于其平且實而驚志于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其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達于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李敏庸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于山北陳公者公曰吾老盡脫籍矣有余伯咎筆法極高請紀克當行今李君敏庸求詩于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欲余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宓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其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遺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黃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怵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盡後惟學可以亢宗

余于二父無能為役矣耿氏奕世忠義潞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于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興之者其君乎德興臯之子也群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玉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覩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

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置之所事朝夕覽觀如對威嚴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褚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于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愚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益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竊竒饗養之流不可訓誨語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

從事

樂平吳棗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帖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令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公稍歛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復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議君以今準昔由博及約其于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

之消長離合上起逐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畧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辯未有及君者即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桓榮以書致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于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學勤于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學思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誦述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者晦靜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于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子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憾然此為君身窮達計耳若君之書固

後村先生全集

題跋

不以晦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
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干支之類漫不省為
何物語于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
此技訪余者實少上饒呂君一日遣亡友湯晦靜詩
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媒楚徐公所賞湯徐
皆古遺直其有取于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
呂鑿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
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

筮以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
不復筮魏元忠問相于張憬藏不答大怒曰富貴屬
蒼蒼何豫君事鍾會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
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怨君言
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靜詩後

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歎士汪君示余
行卷篇篇有意如吳孫子斬二姬為防微項籍為漢
歐民功高蕭張單子以闕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
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辭意俱到乃至兒童

婦女皆記念上日君詩未為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
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
五言云秋風馳卧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慨
悲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妥
帖排鼻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褐
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貿絲又云螺贏五舜
父子鴻雁魯衛弟兄聞蟻勝薛爭長狎鷗晉鄭尋
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何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
山谷云自鑄偉詞君以之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
今人不足言也

表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子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
以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宏齋先生者表
君字元量繼來幕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矍鑿生
之潔終于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六年其猶子
南康理棧應材携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
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逮若淡而深近
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
表襮惟詩亦然追懷遊昔者老存者百無一二而余
亦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棧盍餽

諸梓與同志共之

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為賦詞後又為作跋為晚識金華宋君居于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膂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為之著諸宋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舂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且惓惓然憂宋君營栖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

君名士達字德甫

宋士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僞居豫章余皆少時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少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群從弟年少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少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少杜它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少宋君之被襟當之勿讓

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

上之取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為收輩嘲侮乎然古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蓑之流皆存其言論于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元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竅變態現老恠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仝客于昌黎文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請問之

趙幾詩卷

鄒郡趙君寄予詩五卷五七古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義或曰古人之作由性情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康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磬水僊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爾君益勉之性情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藁者六十四卷請余評之予
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
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
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
自以為斯世莫己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侔杜蘇
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意是
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歎乃魯于山之于
為于是也推而至子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
周張以余觀之周子所著一篇張子二銘而已君它
日觀憲前之春艸撒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

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曰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嘗與曰者語亡友
晦靜湯君學問節宜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
然不能不惓惓于許子之流蓋精誼不減於橫渠而
樂易殆過于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
卿考功皆為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
則曾誼宗忠輩人安肯過問之乎

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
項屢同方孚若借觀主者出于袖中卷舒纔畢急袖
之去其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
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襲局鐫
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者矣余聞異
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為已有自昔
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于帳群才樓禊帖于
梁皆為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于力耳虬鬚帝絕
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
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損厚賄或官爵鉤取名書

畫鑿垣納之禍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于
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
必取者尚有以為可傳萬子孫而不失幾于惑矣或
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
帖皆懸金帛而得惟禊序以謫取然賜蕭翼銀瓶一
金鏤瓶一碼礪碗一並寶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
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叔陵之厄殆
不可曉王廣津以權茶致宰輔以權力如玩好
身與家且不能庇烏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
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

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辯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艸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衆體然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臨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罄翦斗極咸羈狼

山入固漸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卿委贄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號州木植延州修槁枋解州鹽荊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麪亦為經畫蔡公本以明節翰墨著名而勤于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才必貴實用往往有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淡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于僕佞少年則受成雁鷺行

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繁

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
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戮所殺天
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
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
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
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
疎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斷君實
叔棺族等老而秦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

上賴思陵保全僣誣盜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
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
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
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
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一臨吳之福有以也夫
予嘗為近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烟瘴而已
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
榮同于為善同于嫉惡同于舍生取義嗚呼盛矣哉
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背首畔
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

勸乃翁求出籍而斬熙萬段恕亦不抹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范尹歐余同貶況甘與君厨俊及同死矣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因宜州想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于忠宣之家此世之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憂而不能自彊于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于衢嚴客舍中示余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

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于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子棗本略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點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于商今確右談經訂史精論深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鵠鵠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于夫子所刪焉

乎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為天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于辭而不足于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奚以多為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天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其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丹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二

題跋

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隱括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畧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強為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頡頏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滂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

也山谷帖雖止三行二十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枝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枝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枝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于蔡公耶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又

蔡公沒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之貽後皆亦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撫婦翁張延賞輕于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來乾道二年擢第歷事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度量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它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

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
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
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
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
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措笏顯誦不以宣公
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
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于大夫長必求属以
自助属必盡忠于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
于宣公属之賢未至于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
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
又云欲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千道去嗚呼文
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
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
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
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畧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
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
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

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嗚呼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于忠孝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況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于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于執事之

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暮如陳丞相劉賓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嗚呼盛矣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強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子紙隻字不失勤于李漢矣君瑤藏之愈謹賢于王粲矣

蓋為人子孫者為人外孫者法式自號聽蛙翁

蘇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 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
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
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一幅錄杜詩者稍銜裂以
為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為君謇耶字法差縱莫能定
其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寶藏至君
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迹古帖

右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

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縉郎察賊至于賣國與人亦有
植立于暫而改化于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
辱為戚而已官高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
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于太子少保
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汴落久矣
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
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
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
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
而不用梁年號賢于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

合列于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于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毫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乎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早有譽于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歷五年季冬二十有九日甘堂院飲散偶作新

字帖纔四十字疇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推廢酷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余顓川可知之歎後二百年顓宿重兵州計顓仰于酷日權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

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宙名字子正君謬之婿京認君謬為兄及當國詔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呼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 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

散在族中法當哀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艸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艸之偏旁點畫反繁于真字失字遠矣懶散之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者王于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遊
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
勝則未之觀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
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
之所不按想像為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于莊
列之寓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
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于科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
某堂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居孟種奉對大廷語直居屈第七聞者壯之

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
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服其心者否則
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
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于德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
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
人仕官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廼迷而
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
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
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嶷應舉時師了翁及貴
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偃集攷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秋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昌嘗遂依之乎

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具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司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自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云冠真艸以干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

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
容今作雲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佳佳飲後
口熟手談爾

跋林竹溪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本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
化之後贗本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
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余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

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也本竹溪此本
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為
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
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于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
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此軸字無少異字真

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畫以墨不以丹
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
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時馬也豈曰韓幹馬哉

戴崧牛

曹伯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
熙寧易元吉以畫猿蒙光武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
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畧此黑牡丹
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

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板上用圓角印其文為梵釋豈
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龜類多詭
恠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光登于岸雖目視雲
際孤鶴然脫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
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水一僧乃倒錫杖以援
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
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烏乎此固非摩詰不
能作歟三僧抑禪家所謂老古錮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敬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絹疋

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衡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于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畫象以韓滉戴嵩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

輩所敢望但輕裝短笠日與鰲鯨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廐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寶惜載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相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驪黃犢在田間竹溪他日坐檄文堂艸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乎今未易得況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幹將軍筆簡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也

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稅之樓
店務清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
日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刺
荆舒厚坡公而薄亶走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
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
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畫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廼以幾務餘閒
為梅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
也其繁葩疎蘂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乎

其身廟堂而其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
筆公怒曰趙某乃為某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
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之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
有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為三瞳日南古越裳氏唐
為驩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犂鞞
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
北波斯在達昌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
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

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觀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
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髻或髻了跣行或與羣下接
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
乘象徃徃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
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
執蓋或奏技或獻寶或雅舞或膜拜或進上 或扶上
鞍其笙簫鼓笛樽罍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
知名者為驚獸將犯穹蒼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
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
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欲吳道子畫按梁

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
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公米南宮同時世謂用
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
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
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
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
拔父書子跋尤可愛寶

跋放翁與曹元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改省試呂成公
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曹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
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
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
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
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
成公母舅放翁學于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元伯如
此余為儀真掾原伯孫黯字溫伯為揚子宰出此帖
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闕我家門戶
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復不與

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
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憾溫伯亦愴然緘帖餉
余帖內曰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
名槃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
翁嘗舉自代今桂冠居於越上初茶山有詩禪學厚
勤果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果茶山有詩哭慟前輩
不獨篤于師友其于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
夫不復然矣

舊潭帖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

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
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
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刊二本一留
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于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
也于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歷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
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
模若以八年者為重模則五年下亦有重模字不應
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筆
惻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
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感至今執筆字止濤帖云風尚

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却多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
後移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
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
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
武子更迭攷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昔顛倒而錯亂
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往刊帖之時不敢比擬
尚方欲自為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
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白雖工于
模字而拙于尋行數墨數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坡
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于閣帖有異論余

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六七行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艷有精神蓋熙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固當以閣為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拙野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此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鵲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窓前有缺唇瓦甌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卷必發一笑

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字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伏屈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收者負布囊
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貓一童子
背一小兒一奴荷席筠簾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
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
別一兒坐母前持箒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
覓句然雖妻子婢奴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
縵縷然猶畜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
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君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
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

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
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朴集洛人臧通為序言其
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
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皺徹骨乾隨着四婆群
子後杖頭掃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
蘇嶠李真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內所載
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台者也

石虎祀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
假寐一胡合瓜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帨中立
其老勒至是老矣合瓜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
齧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
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
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漈公舊物聊
存之

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閑把寧王玉笛吹者號韓兩姨者也安敢
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簾三郎曲肱而聽幡綽執
板立其傍以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三

題跋

墨林方氏帖

仁宗宸翰

臣恭惟仁宗皇帝宸翰端重作顏體蔡忠惠家尚有之此金花箋上一字似天篆下一字御押也又四小字云福康公主蓋主家舊藏者按仁宗公主十有三李瑞後為楚國大長公主卒熙寧中裕陵以主事仁宗至謹謚莊孝

欽宗宸翰三

臣茲惟祐陵天縱多能詞翰為帝中第一此三御筆皆付和說處分邊事時女真已數犯契丹故宸翰云爾說雖武人猶能持南北誓好師出無名之論奈何黼主謀於內貫專征於外雖種師道之意亦銳說以偏郡守臣爭之不勝及血白溝之歟師道適歸說生違貫節度貶責矣議者追恨燕山之役至今未已以御筆觀之一小小叔掠即問有何釁端二未得遣問三體探戎生住坐上意曷嘗一日忘敵國外患哉黼貫罔上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世言祐陵書本薛稷

稷信然於時奎畫之出既多外庭以有御押者為真它皆揮瑣屑何啻千萬紙字雖逼真然無御押但以小紅印印其上云違以大不恭論者皆謂臣楊球張補輩為之所謂東廊御筆也

欽宗宸翰四

臣竊惟國家自建隆至康靖天下治安久矣一旦胡騎奄至京城戒嚴謀臣武將倉皇失措忠定公一書生非素知兵也乾龍帝生於深宮長於婦人非以馬上得之也而君臣之間志義憤發親犯矢石誓以死守蓋嘗折二酋之狂暴全百雉之險固矣使唐恪耿

南仲輩不主和忠定公不去位虜雖再至安能遽得志哉方事危急樞臣手書片紙徑達而細札十行如響斯答動中機會以聖主賢相而不能回中原板蕩之勢所謂天方授楚者乎夫蠻夷猾夏修守備以待之猶虎豹噬人設檻牢以禦之也今宸翰催天下兵令師道勾集陝西人馬是矣又云言語文字不可不謹密恐為金人所獲嗚呼調兵紓國難而畏敵人聞之靖康以前未有此論也自恪耿南仲輩以和誤國和寨則曰激虜之怒調兵則恐為虜所知於是主割地斂戍者為忠愛而不割三鎮力守京師者為輕脫

今百餘年而其論未止臣因覽乾龍帝忠建公遺墨而有感焉

高宗宸翰四

臣恭惟樂毅論乃楷法所從出其本有至海宇止者有終篇者世云止海宇者善本也人多寶藏而惜其不全故直龍圖閣陳宥用五百錢得都下常賣人籃中別本無一字缺自以為復見古人大全什襲以為珍玩然不知元祐續閣帖已有此全本矣陳號能書迺不別惟思陵八法冠古一覽識真所臨非一本賜韓樞肖肖者止海宇賜允升者終篇 紹興間人嘗

別臨本賜諸郡國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代蒲守作謝表云夏侯尚論於古人樂毅號稱於名將當七國戰爭之際上親尚於權謀觀二城取舍之間兵殆幾於仁義夷攷精微之論然符惻怛之心爰以燕間為之親灑嗚呼思陵之字天下之神筆也龔公之表天下之雅也

臨樂毅論

臣竊謂字至蘭亭毫髮無遺憾矣然藝不習則不工雖右軍猶不免於臨池辨才年八十餘日臨數本能積勤然後能絕妙非偶然偶名也光先以萬機之餘閒備八法之能事前人名筆鮮不摹擬而所臨禊帖

尤多宰臣出督視者從臣除宣撫者近戚左當侍燕間者往往皆拜此賜諸客散在人間各有恣態且本尤清麗秀傑得繭紙鬚筆之意時大將韓蘄王高賈得硬黃本以為逸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為椒房所書也故相周必大在翰苑作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慈皇信哉

臨蘭亭

臣恭惟高宗皇帝躬擐甲冑櫛風沐雨實開一馬渡江之業于時蹕無定居戎務倥傯而今日臨禊帖明日臨陸東之所書五言蘭亭詩豈真有觴咏興寄游目騁懷之樂哉臣嘗竊窺宸翰蓋取羲之登冶城

答謝安數語可以鉞斫晉人清談廢務浮文妨要之
病且將以倡率南渡諸臣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之氣
嗚呼聖謨遠矣否則晉多名勝何獨卷卷於羲之也

哉

臨陸東之五
言蘭亭詩

臣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
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光堯所
臨不止為智永體此軸名為臨孫過庭寔青於藍按
唐初人多善書歐虞褚薛各工真行而已草字唯張
長史後有素閑二僧然去長史遠矣過庭草聖精密
妙巧字字有右軍法所謂範我驅馳者非若長史以

得名也此匹夫名世之絕藝而光堯以萬乘帝王能
之聖矣哉書譜千字皆過庭得意書而米芾抑十文
而揚書譜臣謂此論未公

臨孫過庭千字文

孝宗宸翰十五

臣恭惟孝宗皇帝神聖英叡卓冠百王于時朝廷清
明海宇乂安猶用建武故事時出細札以賜郡國昭
回之光下燭人間所至吏民皆聳動驚喜以為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守洪都日盡
以所被宸翰摹刻於石臣初筮白事府下常摩挲瞻
玩不忍去晚見奎畫真蹟四一閱雨降香二種麥三

四砂毛錢深居九重而精神心術之運如此聖訓嘗云朕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遭大哉言乎萬世誦此言傳此心則天下常乾道矣

賜隆興府守臣龔茂良手詔四

臣聞之故老孝宗留意人材當時小大之臣多出親擢罕由廟堂進擬者臣於故相葉公顯家見臣大父臣夙除著作佐郎又於故參知政事顏莊敏公茂良家見蓋鈞改舍人官二詔皆宸翰館職京秩不輕卑如此況等而上乎近歲惟侍從給舍臺諫講讀官也乃細札除授庶僚皆由啟擬矣龔公以首參行相事故其家藏當時除目甚多一史浩除少保內祠侍讀

二李彥穎王淮執政三蜀帥范成大進敷學四林光朝除中舍五趙粹中周必大除侍郎六蓋鈞改官七臣按朱文公熹自紹興末至龍乾初聘召不起除官不至天下高之龔公當國啓擬旌以職名宸翰與公商確若以為恐長虛名之士者阜陵於朱公豈靳一直秘閣哉有所譽必有所試古之道也其後起朱公愿麾節南康郡最浙東荒政聞於天下上不復有此言矣歲晚擢公經筵則以待伊川之禮待公矣若夫不練時務不考事功特緣虛譽躡處高位漢之荀爽晉之王衍殷浩之流是也所就何事哉烏虜阜陵

之詔可謂得用人之法矣朱文公熹直秘閣

光堯時舊將帥加恩察官以稱職轉兩秩契勘南上下庫一年收之令薛元鼎往秀州檢點財賦皆當時大政事竊意龔公回奏竊必有條畫可與宸翰互相發明而公太祝之廳雖存善和之書漸散不可得而訪尋焉此數詔皆在外孫方君來家時政四

錢忠懿王帖

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蕃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送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

之佞頔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於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帥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公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逼然後面縛奉降牋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文精妙恭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掘筆書或為累句蕪亂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

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僖公嘗刊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泐酷似碑本已足貴況真蹟乎

趙忠獻王

與夫人書前稱名云冬寒尊體起居萬福後繫銜云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許國公趙花押狀上夫人夫婦之際相敬如此然其間如藥錢首飾之類或甚瑣碎乃若昵昵兒女語何耶自昔大賢哲大勲業人未有薄於所厚者豈必貴倨自尊使嫂蛇行匍匐妻不

敢仰視哉世言忠獻城府深有海底井之誚特未見其家書尔國朝大臣如張齊賢母王旦夫人皆得朝見况忠獻造七國元臣祖宗雪夜嘗幸其第以嫂呼夫人固待之如家人骨肉矣身為藩臣不獲建賀遂遣婦女詣闕此人情也亦故事也黃長睿辨其非位高多惧而然是矣然以為忠順之至誠見於禮則賜君臣間猶有未相孚者忠獻前此雖為盧多遜所間及金滕一啓上意釋然其擁旄武勝水魚之歡如初久矣豈復藉禮以見誠乎

王魏公送中舍詩

疏廣受之去公卿設供帳都門外世繪為圖楊巨源
之去丞相而下皆為詩以送豈不以薄榮利知止足
人情之所難歟王魏公手寫送中舍懸車詩中舍不
知何人按王黃州集亦有送淳于中舍休致詩蓋姓
淳于然失其名噫以一萊州錄事之微能辨一去而
當時諸名公敬之如此況若种明逸之歸華山文太
師之歸洛欽淳熙間即有庶何者甫四十謝仕去奔
朝賦詩流傳海內猶有祖宗盛時之風近世士大夫
有不挽而來見推而不去者如桂冠還笏之事久未
嘗見此人亦未嘗見此詩也

宋元憲

莒公詩極精麗字則字見此帖與鳳山曹氏帖筆法
一同宣徽必是王君貺當攷

文潞公

潞公自魏移洛名位重矣此帖乃言官吏郊餞小困
于酒亦足以見魏人之愛公而公雖貴未嘗尊己而
拒人也舊見公字多矣此帖秀美遒勁有吕北海之
意吕似公字亦然

韓魏公

此帖乃謝蔡公書孝親題篇公筆法與歐公酷相肖

所謂顏筋柳骨者耶

富鄭公

舊說晏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
几按以備用富公此簡僅闊三寸而布置七行百餘
字若書生燈下作繩頭者意者二公性相似歟諺云
党進用紙一幅寫一蓋字不盡惜不令見此字

杜祁公

二帖一真一艸皆與蔡公者其呼起注學士以脩起
居注召時也呼知府密學進樞直知泉州時也前真
後草世言公晚喜艸書信然後簡謝其餉名當時方

面大從官餉舊相止如此彼使隴右諸侯供語烏日
南太守進名花者視公豈不有愧哉

曾魯公韓康公

前輩嘗舉揚曾公答人儷語以為精切今觀散語亦
簡而有味韓公善結字所謂致政少師必杜公

荆公

此帖頗殘缺而清臞勁峭之狀回斡開闔之勢居然
不可掩公自言學王濛近時趙南塘亦學王濛公得
其草趙得其楷惟深於帖者知之

溫公

次道河南記潞公刻之溫公又以餉人不待後世于雲同時之人固已重其書矣時公已貴重寫到次道處輒空一字其執謙敬友如此別一帖謝人送郊茶豈非以河南記答其惠乎茶帖宜其前

公與兄書如此所以恭其兄者至矣司馬氏自待制至公兄弟家法素嚴然二十監簿之換差遣六寺丞之歸猶費尊長督教以此見公休之賢也人情莫不汲汲於子弟寸進公乃云康侯稍涼令入京又云其差遣有無及早晚俱不可期公未嘗為子覓官而公休一日擢經筵諫省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

耶前輩記公事兄謹甚坐頗久必問飢飽天色變必問衣添減余謂書疏談話尚可以聲音笑貌為之至於田宅悉以兄郎中為戶則有不容矯飾者矣時章子厚父存而用章相公戶買田為元祐御史所彈使子厚人也聞公之風自當愧死况敢訕侮公乎

吳正憲

昭陵復土費用巨億老泉是以有華元之譏時蔡公為三司使會計節縮幸無闕事此帖云役兵逾百萬它費可知又言陝西折納鹽鈔之欺必吳公守陝時也夫計臣得用如蔡公足矣余家有公年三十四

漕閩日寫真風貌髭髯如神及晚年本則清癯鬚髮非如豈非劬瘁所致然昭陵猶謂三司事多不了信遇合之有命耶當時列郡與三司使書簡質如此又以見前輩相與以真情不以虛敬也

呂伋公

此帖蓋答邊臣者公字有富貴氣極似潞公翰墨之妙美英之審方提筆中書科瑣遣吏之時鬼章頭顱固已在檻車中矣

范忠宣

范公始歎左目獨用及建中欲再相左目亦翳公既

不能受印綬始相韓師朴師朴不能久始相布相京前輩評本朝分裂之禍自范公不再相烏呼悲夫

劉忠肅

許冲元熙豐從官元祐再入翰林而不為衆賢所稱劉公與許帖云聞保釐北郊又云壤地相接不數舍蓋許自揚徙大名劉自右相出守鄆時也二公趣向雖殊然劉公素有牢籠熙豐舊人之意又適鄰路故書禮往還如此其後章蔡欲發溫公墓卒賴冲元一語而解噫劉公之慮遠矣其身之不免後禍天也

蘇魏公

此固未拜相以前帖然父歷翰林學士身為顯官而云數年間困窮極矣豈無望於拯救前輩清貧大率如此公一介不妄取于此帖不知與誰能使公發此問具人之賢非韓魏公即曾魯公決非他人者

張文懿

文懿相業平平其三入鳳池之句為人所傳但在中書日設謫賣孔道輔一事累德不小

小呂申公

申公不以字行大小東萊字亦然

右跋 本朝名相帖十八家

魯肅簡公孝肅

魯公二公本朝之蕭後也世但仰其大節至于魯詩律清麗公筆法端勁翰墨間風流醞藉則未有知之者前為方楷跋肅簡詩一紙與此帖無小異

趙清獻

次山方氏名嶠仕至太常少卿余嘗為其孫審權跋所藏清獻四帖今猶見此帖

邵安簡

亢字興宗與王陶俱事裕陵子潛邸陶攻韓魏公亢亦助陶攻吳奎仕至副樞弟必字不疑亦貴顯

馮樞使

馮公少魁多士蚤貴而約客無酒至折節求二壺于
人其清約如此所以初唱第能却張克佐求婚已輔
政能與王介甫立異又門下能着得鄭介甫也

韓門下

桐陰諸韓翰墨持國為白眉此紙并宋次道帖皆與
致政少傅當時舊弼多以宮保宮傅宮師致仕當攷
其為何人

宋樞密王內翰詩

頃為墨林跋王文正送淳子中舍詩此二詩亦同時

祖餞者宋公咸平副樞工筆札王黃州詩文為世傳
誦字之存者極少可貴也

楊文公

楊公不以字行然此帖恣媚有態蓋公得意書也

歐陽文忠公

右廬陵公五帖皆與蔡公往復者其一跋荔枝譜永
城縣廟學記云君謨真草惟意動造精絕譜與記尤
精而有法俾世藏之蔡公自謄一本與歐氏而歐筆
遂為蔡有今蔡氏所藏歸于墨林未知譜記并跋藏
於歐氏者尚存否其二歎文人滿朝而詩道中絕其

三云駕春遂開七秩兩目頓昏書字尤艱若平生所
賴知此樂若遂以目廢之不知餘生何以為遣時公
年纔六十爾余又加四歲誦公之言為之悲慨其四
當在蔡公解三司使出守錢塘時故有展旗鳴鼓東
下箭流何勝快豁之美其五乃送寫集古錄序潤筆
昔皇甫湜為裴公作記自云字直三縑蔡字比之湜
文價當十倍今僅以宣聲八十銅綠筆格花石盆各
一龍茶三餅惠山泉八缶為餉世固有持蕪辭惡
札而受人不貲之需毫者豈不有愧色哉五帖
前一帖未知與誰後帖與丁元珍名寶臣公貶茂陵

今元珍為州判官後以太常博士守端州坐僂寇至
失守奪官久之復博士知諸暨州又久之召入館此
帖呼博士又云承已赴任必往諸暨時也世俗多以
成敗論人公于元珍流落放絀惻然慰藉晚為表墓
書端州之事則又歎其以儒者守空城提羸卒力戰
戰敗而後去天子察南方素無備不責守吏以空手
捍賊其詞抑揚頓挫讀者感動不言元珍履憂患遭
困厄處之而安非惟見元珍之賢亦可見公之交誼
矣二帖

蔡忠惠

公為三司使本朝極盛時也然陝西一番霜雹蠲放一番賑貸軍儲已漏底奏乞從京支撥銀絹和糴矣當時塞下之積可謂寒心如此公因開封府界京西陝西亢旱朝命各路體量蠲貸遂有此奏且云臣非不知寬百姓為美事然國計有限乞下諸路漕臣早損當覈見實數賑貸當回顧軍儲身為計臣意雖體國而言其渾厚如此自昔儒者常主損上益下之說董仲舒以皇皇求財利為恥倪寬不肯督賦世主例以為迂而桑孔賤丈夫各以商賈錐刀之智得操其柄本朝始州蔡君謨主計省李公擇為版書持賢良

文學之論而居公卿之任此其所以異於漢也近歲江東庾漕大修荒政都司胡薛沮之於內曰我體國也被市恩也干譽也三復蔡公遺墨而有感焉別帖宋書十二行記啖趙陸三家春秋解卷帙類例惜其闕止而欲求善本以祛惑公方貴盛而究心麟史過于專門世言公對客不談政事而談文章者淺之乎知公矣秦葉記三家春秋

素問之書文章甚妙乃隋唐間人修飾又云素問非聰明有智熟能通其說世醫口談王叔和脉訣已為良矣信哉是言今能談叔和脉訣者亦自難得于是

通天下無醫可數也

甥失解乃告之云舉業精粗非所計聖聖能自信然後能不屈於貧賤但更力學通一二經當自得之公此語由場屋之士視之若甚迂然世未有通一二經而不精于舉業者真父兄之格言也別帖以外甥沒在告可見公甥舅間如此與甥帖

一撥發之微亦記姓名薦拔之如此公行草妙逼顏魯公時定者遂與蔡明遠並傳矣撥發帖

余家有徐虞部荔枝譜碑本虞部名師閔字聖徒嘉祐中守莆其譜文字極簡質至于品量荔枝高下

美惡皆不錯但為蔡譜所掩世未有知之者然公答虞部書稱其精密又云嘗亦有作大畧相近餘亦少有異焉殊無以已長蓋它人之意此其所以為公也與徐虞部帖

蔡公自臺閣守福唐貴顯矣方茂才何人乃欲求昏公與母夫人即心許之猶以家貧恐嫁遣不豐為詞又云女子得一寒士足矣此帖見公雖貴而貧女嫁士人而已非惟可以矯薄俗亦可謂不論人材而專尚門閥者之戒求昏帖

屯田名異候官人與公同年舊嘗約婚及公出鎮福

唐屯田公既銘其墓又尋昏約劉氏以死生貴賤非耦力辭公自為奩具使仲子旬受室焉生傳及公薨子旬旬先天是方九歲二女未笄傳猶襁褓劉夫人竭力舉廬郡太忠惠公及其夫三喪又積其餘畢姑叔婚嫁傳生樞父子皆擢第皆以四十五歲挂冠世高其節是生洸洸生戡父子皆至法從至今科第相踵廟院增拓門南舊地不能容至新居于浙門閭貴盛幾侔韓呂皆一孀婦持家存孤之力也噫劉夫人之賢豈下於程嬰杵臼哉向使公自寒前盟為旬別結高援不過多獲奩貲婦德未一

且

冠劍歸長夜門巷設雀羅未必不飄揚而去矣昔甫氏之役老父結草以助魏顆嫁其女之故然則蔡氏之盛安知非劉屯田結草之報乎銘劉屯田帖

二帖花書其末者當是與子弟或部曲又溪流湍急帖不知與何人有諸王二謝筆意最後一帖一隸書一散隸公尤自矜隸法墨林所藏可謂備矣雜帖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八家上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四

題跋

墨林方氏帖

梅都官

時蔡公以密學守泉故帖有南方景清物美之美聖
俞不以書名而結字妍華在歐蔡之間所餉蔡公鼠
鬚筆并散帖云此葛老加意者葛亦宣城人蔡公嘗
倩繁筆故聖俞有此餉

賈內翰

賈公名字俱暴似生其立朝大節似之初呂獻可嘗

論公過失及公為中丞呂除御史辭避不許公奏誨
向論臣一時公言其人方正願與同列史稱汲生
竊公蓋賢於汲矣此帖與延平守云郡乃閩中孔道
冀少加彌縫以弭曉曉所謂介而能通者耶

沈內翰 獻達

此與蔡忠惠帖也忠惠在計省最久有勞于國治平
初副樞闕宰相擬忠惠及王珪以進厚陵不用而自
擢王疇文通所云仰聽登用之命三年矣可見人望
屬于忠惠如此忠惠之不大用猶以飛語中傷之故
文通方承眷寵垂大用矣年僅四十而天王疇輩材

望不及二公遠甚而名位過之此所謂命耶獻達詞
翰突過其兄而宦不遂亦命也

宋龍學

裕陵御製韓魏公神道碑命次道書次道乞如太宗
皇帝書趙中令碑故事上曰太宗宸翰子孫安敢倣
倣又云卿父子皆善書次道始奉詔上又求宣獻
字次道遂進數軸然世但稱父子史學而罕稱其字
裕陵天縱多能聖鑒尤高非輕許可者墨林所藏次
道帖乃行草恨未見其楷隸爾次道名敏求宣獻名
綬字公垂

蘇文忠公

鮒與祁大夫皆欲脫叔向子雖然叔向拒鮒不達卒賴祁大夫以免者古之君子非但不肯因小人以求福亦不肯因小人以避禍也陳太丘弔張讓母喪荀緄為文若娶唐衛女雖非求福未免畏禍此在叔向下矣欽永附王氏劉柳黨叔文既非避禍專欲求福此遠在荀陳下矣坡公書此有深意世言章子厚本與坡善為蔡卞所劫故坡亦南遷豈非子厚嘗密導此意坡公拒而不受乎余讀而深悲之書左傳帖西域文字與中華絕異然流傳既久雖華人未免為

胡語自唐人虞褚帖中多用和南字歐

學謂

不曉和南為何語不肯寫此二字學者衛道不得不然至坡公則手書佛經非一種心經在貝葉中尤古奧簡捷蓋在惠州時為沈夫人所作夫人乃南圭使君之內嘗夢僧迦送子瞻過海者書多心經帖

仙者葛洪孫思邈者有方書傳世抱朴子方最多世未有試之者若干金方則試而驗者多矣坡公於其中錄出此方豈以其言高虛似抱朴子者輒恨吾老矣不能以身試方當俟諸識者書千金方帖

蘇子美贈秘演詩云賣藥得錢祇沽酒一飲數斗猶

惺惺演塗去之子美大怒演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戒
不謹已為浮屠罪人公又從而暴之乎懷素工草書
同時如顏尚書張處士餉酒與魚前輩如坡公手錄
其醉筆人固不可以無藝也此二髯一畏人知其飲
酒一自狀其醉絕甚可笑書懷素自作五言帖

公自紹興以後詩文未嘗有貶謫之歎已如元符二
年也公在昌化南遷七年矣所書子美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之句可謂哀而不怨婉而成章矣詩帖
公自跋云書夢得數詩今僅存二首前幅似為人截
去巫峽蒼蒼烟雨時時誤為枝書劉夢得竹枝歌帖

余評此詩在張藉王建之下望盧仝劉義尚隔幾水
坡公取其自在前輩論文氣象門闊如此書晚唐詩
退之效盧益歐公效蘇梅坡公效黃秦輒逼真而反
勝之譬如老禪與學人問答機鋒當有餘郭功甫效
太白潘邠老效老杜用盡氣力而不近傍譬如寡人
學富家調度事力苦不足也書少游五言帖

唐樂府惟張藉王建本朝惟一張文潛爾坡公手
錄此篇亦如退之於舊輩乎然文潛每篇語意有緩
弱處不如藉建句句緊切書文潛寒衣歌

前詩詔聖南遷初至惠州所作也後詩建中靖國北

歸過嶺所作也相去七年集中各有題後詩凡有二篇本不相聯屬今合而為一皆題云到惠州時亦可疑書到惠州詩

公貴盛時士競趨其門故文者托公以重其文挾藝者托公以售其意及其遷謫也未聞一士如韓生從殷浩至東陽李商隱從鄭亞來循州者蓋有相遇都城以扇障面不揖叔黨者矣潘衡何人乃渡海忍飢為公留一年其人賢于李公麟輩遠矣墨百日不堅燥非善墨也然藝墨至今猶托衡名焉烏乎墨工能托其身傳其藝如此士豈可自

萊州題名朝散郎何甫元符三年為守帖云朝散使君郎其人也容齋三筆云英州江水貫市架木為橋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叠石為之橋成坡自海外歸為作何公橋詩然則何名甫而字智甫帖云智翁者豈避其名耶南山之游寧並轡而不先升車以一代元老過荒遠小郡執謙特甚若不敢與太守鈞敵者前輩厚德如此海島非人所居韋執誼李文饒盧多遜皆往而不返此老羈囚累載白首北還乃云何時得卻掃一室復如在海外時其浩然不屈之氣非黨禍所能怖烟瘴所能死也書與何智翁四帖

方子容字南圭金紫功名峻之第四子擢皇祐甲科坡公貶惠州南圭為守相處甚懽方氏書畫多經坡公題品或為書佛經或為書史傳往還簡帖尤多其家舊有萬卷樓所收坡公遺墨至四百餘紙後羽化略盡墨林僅有寫心經及左傳三數手簡十四幅而已前二帖云日與吏民望前塵又云治行有日併增欣并可見坡先至惠南圭後臨郡也其三云厄困塗窮衆所鄙棄公獨收恤其四寫碑其五答林媪酒其六借寬誥可見太守之厚于黨人也其七其八其九皆言蔣簿葬事按列子極西儀渠之國親死則取柴

焚之然後為孝子蓋荒唐之寓言以謂尤而效之者謂後世中國旨以大葬為俗蔣簿賴公一言免于荼毗之苦前輩雖困厄中而濟人利物之念終不少忘如此其十則再謫海外離惠時也其十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則至番禺道間及至海外時也云廢逐之餘傾蓋贛上歡如平生世言坡素善南圭以此帖攷之坡南行南圭出守始遇諸塗爾又云薰濡之喜既深煩恩之愧亦厚又云慰藉津道求之古人亦未易得又云家累托治下無內顧憂思之心又云邁時去請見兩新婦許拜老嫂又云白首投荒佩公閉門

杜口謝絕萬事之戒又託諸家書至昌化黨禍人所
共畏賢者遜之小人或反以為奇貨潭帥溫益迫道
卿夜絕大江宜守因山谷於鯨樓遂死樓上台守脅
了翁廣漕怖元城雷守罪以屋僦子由之人南圭當
是時獨能調護遷客待之如骨肉寧傲章蔡之凶焰
不畏瘴疫之傳染有東都節義之風自惠州歸年未
七十即挂其冠蓋勇退之志素定矣晚年夫婦考壽
見其孫畧登科顯仕抑天報歟今直下雖微坡帖雖
散其族人往往有珍藏者墨林亦族也又坡公手點
漢書見在方南圭族孫長溪宰之泰處與方南圭
十四帖

二君不知何人可權失其姓時澤雖著姓氏而失其
名當歎與可權長官時澤推官帖

醇之與二蘇交情如此惜不得其姓名方勸坡戒言
語時詩禍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乃逮
赴御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
獨先知之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墨帖所藏坡帖皆
晚年時字此帖在烏臺詩案以前尤清娟可愛坡隸
四帖
李舍人

此熙寧三舍人之一也可寶可寶名大臨字才元蜀
人
右跋名臣十八家下

唐內翰 諫院

唐氏人物最盛彦猷居錢塘庾肅居荆南然皆通譜
林夫翰墨不減彦猷二問風節無忝庾肅蔡公有與
彦猷帖云前月十九當直後殿且殿中君作為動搖
山嶽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有春州之行見人子弟
為善而賀其尊老至情也又 絕口不言嘗救庾
肅一節盛德也林夫後人始贊新法後攻介甫雖非粹
德要合于易之不遠復賢于迷而不復者多矣

錢內翰

忠懿真行草字猶有唐人典型至穆父則 本朝

人字矣

張浮休

此帖在落侍制謫守武昌之時詞意猶不自保知黨
禍之未已也未幾再謫副團商州安置

劉元城

當公南遷監司希宰相意欲殺之以媒進信臣者以
一宰之微乃因陳秀才遣曹亮以書侯公起居可謂
賢矣按信臣姓鄧名弼亮 陵人元祐中登第嘗為
新興令與元城道鄉善家藏二公遺墨甚多

陳了翁

了翁既為二蔡所怨交游畏禍至斷往還此帖謝
其人餉子魚荔枝必莆士也又云在宜春得書不敢
脩答豈非怨畏其人耶吾里前一輩惟陳當時諫議
與了翁先後居言路意其與諫議公者

陳殿院

殿院與了翁齊名世謂二陳字亦清麗可愛

鄒道卿

道卿直聲蓋穹壤然惟諫書凜如霜日一字不可增
損至如它文亦多泛應此帖求銘輒得又以異詞答
之亦可見公之盛德也

蘇才翁 子美

才翁兄弟皆抱負奇偉有志于世然一留落于外一
摧折而死可悲也二蘇書實為本朝破荒才翁錄呂
丞相事筆力迫王子敬下視張長史字在紙上乃欲
飛動其為發運置司於許歎曰好時好日在許州過
了二年世但知宸子美之不過若才翁則以為官達
安知才翁之志尤可哀乎其年輩稍在蔡公前以兄
自居呼蔡為弟蔡公亦自言蔡書得才翁屋漏法前
輩樸實服善如此若米顛自以為勝坡公師以自
以為過山谷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

陳懶散

君默字子真蘇滄浪之婿也慕嵇叔夜陵望為魯人自號懶散了翁銘墓稱其草書得外家法詩亦有滄浪氣骨

張義祖

友正字義祖丞相鄧公季子平生不出仕世傳其有別業直三百萬盡鬻以市紙學書二十年不下樓有君謨淺近元章狂誕之評今觀三帖清妙信有晉宋間人筆意但或者稱其所用筆鋒長二寸恐不近人情自鍾義張獻無此筆也

周越

周越膳部與李西臺同時所著法書苑論古今字學甚詳脩其草書獵狐篇非不點綴波畫矜衒姿態要以五陵俠少結束華楚然都無士大夫風度歐公評本朝書惟取才翁兄弟及君謨三人不肯屈第四指西臺且不見取况膳部乎滄浪公亦歎時人以其詩比杜默字此周越為不幸默詩所謂聖人門前大蟲者默越並稱其不與越甚矣葛立方乃謂君謨書初學越此語全無按據又躋米於蔡上非特蔡米輩行人品判如霄壤姑以字論蔡如周公繡裳赤鳥如孔

子深衣元冕立于宗廟朝廷之上米如荆軻說劍如尉遲敬德奪稍耳烏得與蔡抗論乎是何工于知周米而拙於知蔡也

米元章

米老字畫極奇崛詩文不陳腐是書此詩于綾不是得意之作然為人矜誕遂有顛名余嘗評其詞翰要是世俗詭異之觀非天地冲和之氣也學者當以歐公蔡字為師

右跋 本朝名筆六家

張無盡

此帖謂過廬山見熊伯通有孤兒多怒之語按熊本字伯通時自洪守奪一官歸鄱無盡自察官責監鄂州酒稅既以申狀求廨宇又云公存恤逐客如此必無熊君之言矣蓋與鄂守者余嘗謂無盡在元祐初召入獨言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非是似非隨時向背立論者向使復召移其所以規元祐者規紹聖豈不誠然大丈夫哉奈何首誣名德元老偏詆忠賢名臣開投荒禦魅之門倡毀碑斷棺之說既以此取貴位然後欲奮迅擺脫以滌前垢而收新譽生掠虛美沒竊佳謚其智遠出章蔡之上矣予聞佛者宗果

嘗問無虛賢溫公而論之何也答曰熟荒要做官爾
意使無盡不為佛學所誤決不至於無忌憚如此觀
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簡蓋以謀國比之說
禪故曰佛學誤之也若坡公其時果着力呂申公果
用之往烏寺不知又打罵何人必是回戈攻半山
老子及其門下士矣禪家所謂呵佛罵祖者猶扶公
子之背以出公子也無盡呵罵呂申者豈亦扶之然
後出之耶然舉當世惡京怨京能與京異能反京所
為所謂彼善於此者夫亦如元城了翁而後可以攻
京無盡攻京殆是以燕伐燕京豈肯心服也哉

鄭介夫

介夫福清人居于縣之西塘先廬猶存余屢至焉手
澤書數冊及坡公贈詩一卷其家寶藏至五世孫猶
不能守多歸于墨林此帖數冊中之一葉爾

黃魯直

以眉山方韓柳可也少游似未至此田里豈以禹錫
秦氏子有所假借耶與秦禹錫帖

右山谷自書其得意唐律也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
湖夜雨十年燈黃流不鮮浣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
固佳句如初平群羊對叔度千頃淳于吞一石對

庖丁解牛牛則似欠工學者止學得此等句而前二
聯未有侶之者本朝草書惟蘇才翁杜祁公若山谷
草法錢穆公固嘗評之矣書律詩帖

朱給事名幾字君貺元祐黨人清修君子也山谷書
謫仙此詩予之殊不可曉書太白詩

秦少游

馬詩有李杜之作在前後人極力馳驟不能及少游
此詩非不工但神氣慢善呼喚不來然與晁張俱客
蘇門而結字自為一體則異乎二三子之尚左者

右跋 本朝名臣帖十家

丁章呂蔡

丁謂之帖一章子厚帖二呂吉甫帖一蔡元長帖二
元度帖四謂之不甚工書子厚書程沙隨評為本朝
第一此二帖信佳一薦同人黃君云此為相近無人
不能獨延之豈子厚之力不能館一賓耶抑持援輩
皆早慧無待於師友耶一歎京師無醫元長帖皆與
彥稽者恐是方天若字以餉荔枝等語詳之其為天
若無疑元度帖一錄楚辭二一錄小簡老子疑亦與
天若者一云家兄入輔幾政豈獨宗族之幸鄉閭間
之想亦慶喜嗟夫遭時如君謨立節如君謨然後可

以言宗族之幸鄉閭之喜若卞與京為國巨蠹宗族
如子應方且閉戶退藏桂冠以避其臭鄉閭如方軫
方且叫閭憤激擢髮以數其罪而其兄弟不悟自慶
自幸如此可發識者一喙元長書比米顛尤險惡
元度用筆差老

右跋張丁章呂二蔡帖六家

鄭德言書畫

坡公進紫薇花詩真蹟

後一百六十有一年淳祐丙午十月二十七日今上
皇帝講禮記徹章詔宰執及講讀官十四人錫宴秘

書省克莊以少蓬說書崇政殿兼權中書舍人預為
啟事書前人絕句賜群臣至是始賜一御書聖製七
言唐律一首恭惟帝學同符元祐克莊翌日恭和以
進又別獻一詩然惡札蕪辭上不足以贊明主緝熙
下不足以望前輩風流之萬一夫必有臣如軾然後
對紫薇花無愧色克莊末學淺聞孤負君父獎擢多
矣德言其磨礪以須它日與坡公並驅者非子其誰

西園雅集圖

本朝咸曉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有劉
真長王子敬之風此圖布置園林水石人物姬女小

者僅如針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居然有富貴態度畫固不可以不設色哉二駙馬既賢而坐客皆天下士世傳孫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釵墜之詞想見一時風流醞藉為世道太平極盛之候未幾而烏臺鞠詩案矣賓主俱謫而轉春鶯輩亦流落于他人矣自是戚畹始不敢與士大夫交遊山谷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深味此句足以悲慨

巨然春溪欲雨圖

本朝僧以畫著名如惠崇居寧巨然皆見于荆公詩今巨然此幅又見于安晚公跋二公于人之藝小

善記錄如此其為天下宰不亦宜乎

王輔道所作河東方漕墓誌

故河東轉運方公諱宙字子正少擢第端明蔡公倩也京雖端明兄弟行差晚出自為小官即與公親善後當國以司農丞召公不數日求外補至死不復入于時非京親故而黃緣附托以媒進者多矣公真其親且故而惡京遠京甚于蕭譽之見婦人退之之譴瘡鬼也烏呼賢矣哉公曾孫審權示余以其家所藏諸老翰墨蓋公尤為范忠宣蘇文定所知陳忠肅鄭介公其友也書帖皆存又故老傳錄公在京西乞給

還伊川先生所買汝州田言范蜀公子百揆罷官非
辜又言唐義問身後三子未祿宜還其恩數方黨禁
盛時邢恕有斬頤萬段不救之語溫益迫道卿夜絕
江右械陳獄具脅了翁其漕自詭殺元城而公于是
時居官持論獨如此忘一身之齟齬援諸賢之流落
其人或已物故尚欲旌錄其後烏呼賢矣哉夫男子
闔棺事定今觀王棠輔道公作銘誌凡此諸事皆不
書是闔棺之事殊未定也謂公為時相章公太尉呂
公即相魯公從官徐鐸呂嘉問所薦恐非公意然謂
將處以臺閣力請外 未言公氣勁不數數榮利晚節

論事尤不苟合稱之曰子正可以無愧則可謂微而
顯婉而成章矣輔道此文自佳楷法絕妙似褚河南
惜非真筆爾或曰了翁作豐尚書行狀止述爵里卒
葬年月無垢祭洪忠宣僅有嗚呼哀哉四字子何求
備于輔道之詳也余曰二公貴近于朝其事顯方公
滯留于外其事隱故詳述以補誌銘之闕云

陳丞相家所藏 御書二

臣恭惟隆興乾道之盛比于慶厯元祐阜陵既同符
二祖而正獻公相業亦與韓富司馬匹休豈有它道
哉不過君相之間皆以進賢退不肖為第一義當時之

所點陟用舍天下皆以為當而已公家藏宸翰所書
用人論臣伏讀而嘆之曰明此而南面堯之為君明
此以北面舜之為臣此語足以贊天下此論矣書用
臣按故相王文公絕句尤多而工阜陵書此篇賜陳
正獻公者豈非以其冲澹閑雅異於它作歟如晴日
暖風生麥氣綠陰芳草勝花時之聯亦為天語稱賞
蓋與前詩同一關鍵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公又有何
時白石崗遶路渡水穿雲取次行之句亦甚妙阜陵書荆
詩公

復齋臨蘭亭

善書者未有不臨禊帖然有貌似之者有意似之者
余謂貌似之者優孟之效孫叔敖也意似之者魯男
子之學柳下惠也復齋所臨其意似者耶

虛齋書畫

禊三帖

此五字未缺時本尤可寶而藏禊帖者多以五字缺
者判真贗優劣然則易書反不如出於秦灰孔壁者
為可信耶

此五字缺本視他本尤奇妙惜其墨蠟草草或濃或
淡然筆意神逸如星斗麗天非輕煙薄霧所能翳也

此本與余家所藏薛本無毫髮異字畫皆極瘦視今人所寶字畫肥者各不同尤遂切初王順伯號博雅皆以肥者為真

胡笳十八拍

右南渡初御府本奎畫既妙而丹青亦精絕蓋宣政間畫學生此時猶多存者今畫工不能為也胡笳詞惟蔡琰自作者高古悲壯格在建安方初之上此軸乃唐人劉商作視建安方初邈然不及矣顧亦非今人所能道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四終

第35430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國短大
國書館

928

コ

25

